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###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

過去這些年來，不停遇上香港人褒美西方世界美歐列強所奉行「民主制度」。這些人不少高學歷的專業人士，他們不一定曾經學過政治學，可能算是在自己所從事行業的精英，一般都說「在沒有找到更好制度之前，民主制度仍然是最好的」。這屬於「不證自明」的武斷想法，西方民主制度「必然」是最好的！原本要反駁這說法也不難，亞非拉(拉丁美洲)有大量移用美歐制度的所謂「民主國家」，這些地方不乏長期貧窮落後、政府腐敗殘暴的例子。近幾年開始想通了美歐列強過去的「成功之道」(即達至國富民強的法門)，其實不在於什麼「民主制度」，而是靠「殖民主義掠奪」！

事實勝於雄辯。我們身處的世界在近幾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劇變，美國領導西方「民主社會」的體制明顯給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比下去了！其實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，與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已經不再是非黑即白的對立面，而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代表西方的先進經濟體制，當然是以美英法德諸國為代表的「示範單位」。他們的政經制度以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」為標榜，但是也有「社會主義福利制度」，不是純粹舊英式無情剝削的資本主義。中國今天的體制雖然以「社會主義福利制度」為主，亦有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」的成分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是「姓資」和「姓社」合流的產物，分別只在於比重和善惡。

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已經一改過往長期對美歐列強「客客氣氣」的作風，

外交部部長秦剛說得非常直率明白，今後中國不會對美國的刁難「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」。還說：「中國式現代化一不靠戰爭，二不靠殖民，三不靠掠奪。」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現代化為善；美歐過去的現代化為惡！

秦部長的「強硬」，與前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、前外交部部長王毅在中美高層會談的公開講話的強硬立場前後呼應。卻原來已是兩年前的舊事了，那回是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的首次中美高階會談。那次會談的小插曲，是舉世「看官」見識了中國外交部優秀翻譯員團隊中一位才貌雙全的女將張京。事緣美方代表布林肯出言無禮之後，楊主任發言10多分鐘回應，然後就示意王外長繼續。張京連忙打斷主任的話，要求讓她先翻譯一下。主任可能忽略了一事，中國代表都完全聽得懂美方代表講的英語，美方代表卻完全聽不懂漢語。常言道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看見這樣有趣的一幕，當有會心。中國外交官不需翻譯就聽懂了美國對手說了些什麼，美方則像呼呼吸要等候翻譯的中譯英。

弱國無外交，雖然在上世紀初的民國時期中國也出了不少優秀的外交官，但是受制於當年沒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作後盾，他們只能按國際法的規矩力爭，成敗仍掌握在列強的手中。

今天秦剛部長的「強硬」，底氣何在？正正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初步成果，具體表現為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。反觀美方，內政外交經濟軍事都一團糟！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」，只要不犯下不必要的戰術失誤，戰略上中國已穩佔上風了。



人生感觸 童心

### 遊學記

復活節假期，我帶學生們搭高鐵到北京，展開了一場「文化研學」之旅。登長城、遊故宮、看天壇、觀升旗，這些平日裏極度懶床的十六七歲的少年，即便是凌晨4點多，窗外春寒料峭，仍然可以一骨碌爬起來。在聊天群組裏，他們說得最多的，就是要「把握機會，珍惜時間」。我很欣慰：不論是特區政府組織的「百萬青年看祖國」，還是社會各界共同為香港學生籌辦，讓他們有機會到內地親身體驗，對學生來說，都極具吸引力。

疫情3年，遠行遊學幾乎為零，他們內心深處對遠行的期盼、渴望與憧憬，自然十分強烈。一場遊學，讓他們更加懂事，為成長增添養分，為理想埋下種子。

20名同學顯然頗有收穫。在天安門廣場，他們看着五星紅旗冉冉升起，濕了眼眶，洶湧澎湃的愛國情溢於言表，我想，這樣的現場體驗，一定勝過千百次的課堂教誨；在北京大學，他們在未名湖畔、博雅塔下，與之前幾年畢業於同一間中學、如今北大的師兄師姐暢談，眼神中分明閃耀着理想的光芒，我想，這樣的生動激發，一定比無數次「你要勤奮再勤奮，考個好大學」來得更猛烈、更入心；在天壇，他們分組研究「天人合一」在「祭天」活動的應用，那些原本在中國歷史課本中令他們頭痛不已的大段文字，一下子變得生動有趣，他們不但找到了答案，強化了

知識記憶，更在回音壁等古代科技應用面前，發出了「我們的祖先了不起」這樣由衷的讚嘆。

除了雄偉的建築、著名的文化遺產，我還特意帶學生們體驗了兩樣事：一是北京地鐵，一是北京早餐。北京地鐵，27條線路，807千米，475座車站，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。同學們看着那密密匝匝的線路圖，脫口而出「北京地鐵真大啊！」我讓他們認真觀察、比較地鐵服務與港鐵的不同，學生們很認真地逐條記錄整理，然後研究這些大到布局、小到車廂座椅設計的不同背後，是北京作為首都承載的功能和定位不同。他們也在早晚高峰時，看到了真正的「大」與「多」，於是對於很多管理特點有了更好的理解。

北京早餐，讓孩子們感受到地道的北京風情、北方風味。炸焦圈、豆腐腦、爆肚、艾窩窩、豌豆黃……他們都津津有味地一品嘗。特別是豆汁，讓他們印象深刻。第一次喝豆汁兒，那猶如泔水般的氣味使人難以下嚥，捏着鼻子喝兩次，感受就不同一般了。有幾個同學，喝了兩次，竟能上癮，滿處尋覓，排隊也非喝不可。焦圈兒，又叫「小油鬼」，圈小如鐺，炸得焦脆酥香。學生們不但吃得香甜，更找來典故作為研學成果：從前北京粥舖的早點，講究吃馬蹄燒餅夾焦圈兒、喝甜漿粥。喝豆汁兒時一般配食焦圈兒。這焦圈是從清宮御膳房傳出來的食品。我這個做老師的，也跟着學習了很多呢。


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### 時間洪流 力爭上游

我生日添新歲，倍覺時間的步伐太快！真想時光倒流，從今天跑到昨天，讓我永遠留住美好青春啊！

時間流逝，轉眼我竟成長了，年輕時總以為來日方長，「時間」此詞常一閃而過，不覺間就虛度了很多寶貴光陰。每天過完了，不會回想昨天，只會等待美好的明天，卻常忘了活好今天，今天的事今天做，切勿拖延到明天……

人正在想做的事很多，常期待著美好的收穫；可是做過的事卻很少，日復一日地過去，自己多麼想為世界做更多些有意義的好事情呀，但我現又能做些什麼呢？我一直有「時間」即做的大事，卻在拖延中浪費了，驀然回首，萬事萬物樣樣有期限，回顧著無數個昨天做過的大小事情，才驚覺我也老了，期待著大展拳腳的美好意願，似已在時間洪流中沖走了。

翻開舊相冊，我鑽進泛黃的相堆裏，重返往昔時光，竟尋覓出童年及青春年華的足跡……一幀幀老照片，捕捉了幼時的我真無邪的笑容，無憂無慮；再翻看二三十歲時的照片，從大學生到初進社會的我，笑容浪漫燦爛，顯現初為人師的黃金歲月多美好……然而時間一去不復返，青春年華何時可再來？光陰像個得意洋洋的調皮兒，總在人不经意時悄悄溜走；時間邁著飛快步伐超越了我，在時間面前我是個弱者，沒半點勇氣反抗。

時間帶走一切，讓人今非昔比，現今肢體活動有心無力的我，又能做些什麼？無奈只有淺淺的苦笑和莫名的憂傷……

人老何時再少年？女兒帶小孫女來探望我，我看着她兩母女在園子裏跑跑跳跳，我真羨慕那2歲大的小不點呀，她那麼天真活潑，爬高爬低，蹦蹦跳跳笑嘻嘻的樣子，真快樂啊。看著這溫馨的親子圖，我感悟那個天地不怕的小牛犢，勇敢攀爬的孫女，活力真強過時間的腳步呀！

縱使人生有限，時光匆匆，我們仍該在有限的時間裏做到最好！儘管人生或有缺憾憾陣，無法事事如己意，但我們仍是應努力進取，讓自己平凡的人生加添色彩，做人處事勿輕言投降，勿妄自菲薄；宜自強不息地在時間洪流裏力爭上游，逆流破浪啊！

人要盡力做好，讓自己無怨無悔；但願我們即使老了，也倍加珍惜時間，敢於踩著時間足跡一步一腳印地走下去，勿浪費餘生的時光！



◆逆流破浪。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### 藝術欣賞體驗計劃

剛過去的3月香港藝術月，大家都雀躍地欣賞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創作，多姿多彩的色調豐盛了日子。香港早已從文化沙漠蛻變為國際盛事之都，各式各樣的藝術活動此起彼落，大家可以在如海綿般盡情吸收，生活在這裏實在太幸福。

不過，大家可能心裏有一些疑問：「這是表達什麼？」「我所理解的是創作者的真正意念嗎？」「實在不明白！」各藝術領域有他們的發展，無人能深入理解。我有個深切體驗，每次去歐洲的美術館參觀，朋友都分外喜歡與我同行，因為我曾修讀歐洲美術史，略懂皮毛，看畫、雕塑和建築時，會分享一點點知識，朋友們覺得稍為明白一點，更能欣賞那些名作。

我深深感受到，香港縱使有這樣多的機會，但我們在學校接受的藝術培訓及知識教授明顯地不足，因

此在欣賞能力方面追不上藝術的發展，實在可惜。

當我得悉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首次推出「藝術欣賞體驗計劃」，五大藝團為10間中學共300名基層初中生設計出藝術欣賞課程培養文化素養。我實在驚喜萬分，這計劃正好填補了香港缺失的部分！

該基金常務副主席霍啟剛解釋，這計劃是希望啟發年輕一代加深對文化藝術的認識，激發他們的創意思維及強化欣賞藝術的能力，從而為本地文化藝術界帶來新的推動力。

該計劃還邀得「戲劇教父」毛俊輝為總顧問，年輕指揮家林芳濟為藝術總監。另劇場藝術家胡寶秀、香港芭蕾舞團、城市當代舞蹈團、香港話劇團、演戲家族和本地樂團等五大藝團將會到校，有系統地教授不同演藝的入門知識。我不禁讚嘆：這才是香港藝文發展的路向，學生真有福！



◆霍啟剛、毛俊輝、林芳濟為藝術欣賞體驗計劃盡力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賴春蕾

### 女人三十正當時

年少不更事的時候，我總是憧憬着長大後的自由與自主。那時所謂的長長，幾乎總是定格在20歲左右。因為稚嫩的眼裏，只看到20歲的年少輕狂與神采飛揚。30歲，那是個什麼樣的概念呢？！「女人三十豆腐渣」？！對此我只是一笑了之，我壓根兒沒想過它的存在，它遠遠得似乎永遠不會走進我的生活。於是一路歡聲笑語，一臉眉飛色舞的，我如願以償地長大了，可以肆意揮灑自己的青春，可以大聲地笑，大聲地哭，可以率性而為，可以談情說愛，明媚得簡直連陽光都要嫉妒了。

正當我為此雀躍為此沉醉，不經意地，我竟已為人妻、為人母。工作、家庭、孩子，一連串沉甸甸的責任，讓我幾乎忘了自己。而日子更加如白駒過隙，好像只一眨眼，我竟已站在三十的門檻上了。心底便有了些惶惑，有了些忐忑，還有些悵然。

30歲，它就像個被束之高閣備受冷落的客人，在主人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時候不請自來，讓人措手不及，窘迫間甚至不知如何面對。曾經沾沾自喜漸至坦然面對的年齡，在旁人問及時，開始讓我吞吞吐吐甚至顧左右而言他，好像一旦說了出來，便很有些歐巴桑的滄桑與不忍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那一句句「姐姐」脆生生叫出來，讓人先是心生歡喜，繼而覺歲月無情。甚至對衣物的喜好，也愈加的挑剔，喜歡的時尚青春，穿著卻總感覺有些彘扭。而那些正兒八經的套裝又總是呆板得讓人厭。對鏡自憐，擠眉弄眼間，眼角總也抹不平的魚尾紋讓我懊惱不已；臉上若隱若現的褐色斑點讓人無處可逃；而漸漸鬆弛的肌肉與日漸堆積的脂肪更是讓人沮喪！

三十而立，也許不僅僅是指男人吧。30歲於女人，也同樣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。

它是成熟與幼稚的分水嶺，是現實與浪漫的分界線。年輕可以有夢，也會有夢想成真的一天。而30歲的女人，即使有夢，也因了太多的負重，無法輕裝上陣。我為心裏這道涇渭分明的事件而煩擾不安時，年屆四十的同事卻是不勝羨美：三十女人成熟優雅可入詩亦可作畫，絲毫不亞於風華正茂的飛揚青春。

果真如此麼？我將信將疑，在暗夜裏靜心叩問。

30歲的女人，不再有活力四射的青春，卻也褪去了青澀，淡了浮華。歲月的積澱，讓她變得淡定而從容，矜持而不失優雅。說話間不再口無遮攔，她的笑容不再肆無忌憚，她的舉止不再冒冒失失，她的衣着亦不再個性張揚。成熟女人的一顰一笑、一舉手一投足卻愈加的耐人尋味，風情萬種。

女人三十如花，不是含苞欲放，卻是開到極致，毫不吝嗇地散發着它所有的芬芳，展示着它艷麗奪目的生命，讓人不容錯過。女人三十似茶，淡淡的清香在氤氳之中沁人心脾，讓人情不自禁陶醉其中，再三品味。女人三十若文，娓娓道來，看似漫不經心卻總是讓人有所感，情不自禁去體會欣賞。女人三十如詩，精煉、簡約，行吟詠間，卻又意境深遠，讓人浮想聯翩。

30歲的女人，即使遲了姻緣，偶爾也會心慌意亂，也會長吁短嘆，但為了堅守愛情而蹉跎了歲月的女人，那顆歷經等待而滄桑的心，比躁動的青春卻多了份不動聲色。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。獨立自主的女人們藏起了那份無奈，不無灑脫地享受着屬於自己的快樂。而當她們的白馬王子翩然而至時，她們也會驚喜，仍會羞澀，還會矜持，卻不會再辜負，也不會再任性，互相看對了眼，從此便有了份圓滿。

30歲的女人，在外勤懇工作，在家相夫

教子，出得廳堂，入得廚房。她們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地忙碌着，卻無怨無悔甚至甘之如飴。瑣碎平凡的生活中，她們偶爾仍有孩童般的純真與頑皮，那是與心愛的孩子一起嬉耍時的快樂。女人此時臉上容光溢彩，絲毫不遜色於青春的靚麗。

30歲的女人，不再有心如鹿撞的激情，卻有着川流不息的溫情，那是血脈相連的傳承。雖沒有絢麗多姿的精彩，卻是悠遠綿長，滿載着屬於她們的幸福，平靜卻毫不遲疑地駛向未來。

30歲的女人，也許不再苗條纖細，也許豐滿有餘臃腫有加，但她們仍不失樂觀豁達。歲月的洗禮讓她們學會了欣賞自己，而旁人因了那份滿滿的自信，並不敢淺薄地以貌取人，甚至渲染了她們的快樂，但笑而不語。

30歲的女人，也會失落，也會沮喪，但她們並不會因此一蹶不振，她們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讓自己恢復信心與勇氣，就像風雨過後的彩虹，生命的色彩煥發得愈加燦爛。

30歲的女人，承載着生活的重負，身陷於瑣碎煩雜，仍不失浪漫，總能偷得浮生半日閒。約上三五知己親朋，或把酒夜話，或輕歌曼舞，或縱情狂放；或偕了家小，在近郊踏青，享受天倫之樂；或拋下所有的事務，只和親密愛人，怡然自得地行走山水間，感受着天地日月的光華；或者只是無語獨坐，與自己的心靈對話。因着這份灑脫，生動着輕盈的靈魂，日子便似如歌的行板，迤邐而行。

30歲的女人，仍不失精彩，不是麼？！沐浴着明媚的陽光，我不覺挺直了身板，從容而又自信地穿行於時尚前衛或清純靚麗的青春女孩之間，嘴角唇邊亦掛上了一抹釋然。



網人網事 理美美

### 重新認識蟲

蟲子，對很多人來說，無論是看到還是僅僅聽到，可能都會不大舒服。但小狸最近卻接連看到好幾則信息，讓人隱隱約約感到，或許一個全新的「蟲時代」正在人類更廣闊的視野中出現——我們必須重新認識蟲族。

要想了解「蟲時代」的到來，首先可能要了解人類正身處的這個時代不太妙的現狀：環境破壞、地球變暖、人口暴增，甚至俄烏衝突導致的小麥危機，都讓人類賴以生存的糧食遇到嚴峻挑戰，不僅產量、運輸、加工等諸多環節出現問題，而且還存在着牲畜與人「爭食」的問題。

怎麼辦？頭腦靈活的人類總是有辦法。於是，「重新認識蟲」的想法應運而生。

大約在2014年，一個總部設在西班牙薩拉曼卡市的生物技術公司誕生。我們從這個公司的名稱「黃粉蟲」就可知道它的使命所在。是的，這個公司黃粉蟲的俗名，正是取自其養殖的一種昆蟲——Tenebrio Molitor。

該公司的創建者最近接受採訪時說，當年創建這家公司時，萌生的想法就是要解決「動物與人類互相爭奪食物」的問題，致力於一種「生物轉化工具」的尋求——也就是利用昆蟲來生產蛋白質和脂肪，然後用來餵養牲畜。這樣做的後果是，全球可以釋放出數百萬公頃的土地，用於人類活動或增加生物多樣性。

要說該公司的想法確實有點美妙，事實也證明是實用和可行的。比如該公司發展神速，目前不僅在150個國家擁有自主專利，更有望在明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昆蟲養殖場，屆時其年產量可達10萬噸。而這些「蟲產品」，可用作動物飼料、寵物食品和農業的原料，甚至還可以生產化妝品和紡織品。

除了黃粉蟲，再來說說黑水虻。這種蟲子的特點是富含蛋白質且容易繁殖，傳播病原菌的風險還較低。於是，這個「寶貝」最先進入了一家新加坡創制公司的視野。他們對黑水虻幼蟲進行脫水乾燥處理，研製成粉末後銷售。這種粉末，可以作為家禽和家畜飼料中的蛋白質來源。該公司的這個初創項目喜獲金主慧眼識珠，目前已收到日本住友商事公司的大量投資。而且，住友商事還主張進一步擴大銷售對象，包括利用加工過程中產生的蟲油，製造化妝品和化學品等。

重新認識蟲，不妨再說說蟋蟀。在日本，有一家廉航公司已於去年7月開始，在4個國際航線上提供利用可食用蟋蟀製作的飛機餐了——番茄辣醬和意大利麵，售價1,500日圓，據說相當受歡迎。

而至於國人，雖說在黃粉蟲、黑水虻和蟋蟀上有些落後，但滿夜市的炸蠍子、炸蠶蛹，甚至炸螞蚱卻遙遙領先。

不管怎麼樣，人類正重新認識蟲族，歡迎品嘗「蟲時代」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### 直播PK

每一個經歷過疫情的人都學會了獨自生活，或者說排遣孤獨。我的方法是去看抖音直播PK。這幾乎是在不知不覺當中養成的「惡習」。最開始的時候是在抖音的豎屏推送當中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直播，然後點進去沒多久，就發現直播開始連線別人。於是整個畫面成了或兩人各佔一半，有時是一個田字格，當中有4個主播。他們會說一些相互調笑的話，並最終獲得打賞。

直播PK的本質目的就是獲取打賞，因此對於絕大多數主播而言這是一份工作。為了激發打賞，音浪少的主播會被要求閉嘴，並由獲勝者一個人對其餘3人發起類似於羞辱的攻擊。就好像吐槽大某些人那樣，會有一些無傷大雅的指摘，將個體的某些性格缺陷、妝容，或行為以娛樂的方式委婉進行諷刺。

然而，作為一種效果，它可遠遠不及德雲社的水平。至少在我固定觀看的這些主播這裏，基本沒什麼像樣的對話。我有時甚至詫異，為什麼我可以在這些人不斷重複的幾句無聊話中度過一個小時，甚至於取代了先前的「紅樓

夢」，成了我臨睡前的一個習慣。

很多時候，我都開着直播間睡覺。直到半夜，主播終於完成了這份「工作」，這個直播間才自動終止。所以，我現在的手機不再像以前那樣需要設定一個時間，到時候來自於喜馬拉雅的小說會自然停止。現在按下休止符的是視頻對面的那個人。然後，我的手機有時是凌晨4點休息的，最晚是6點，因為在我所關注的那一批人當中，有一位是每晚從9點鐘直播到第二日清晨6點。

而他們每一場5分鐘的直播當中，一遍遍地說着同樣的話，只是不停地更換連線主播。有時，如果一場PK效果好，這幾個人會再連兩場，但嘴裏的話從來就是那麼幾句。我當然知道這些對話沒有任何養分，甚至有害，因為當你在這些依靠人為營造的二元對立當中獲得某種激情的時候，這僅僅是一種虛假的精神性刺激。它讓你度過了一段不想工作，不想思考，卻又無法無所事事的時間。這種填充孤獨的方式就像漢斯·季默經常採用的一種配樂方式，在不斷重複的、單調的滴答技巧當中，聲音帶來緊張，但音樂的戛然而止會讓你忽然面

臨一種空白。好像一個本應不停前進的世界忽然停下來了，但不是帶來了寧靜，而是到達了死亡。這真讓人無法忍受。我想這樣的PK，就像是所有競技性所固有的那種生命力，鼓勵我們向虛無的精神進發，其實那裏空無一物。因為實際上並不是競技帶來技術的進步，而是一種經過反思的原始衝動達成了人類的發展。競技不是職業性的，是為了維持而存在。

不過無論如何，我在現階段無法離開這直播PK，甚至於依賴。除了顯而易見的競技性與生命渴望之間的自然聯繫，我想也許太孤獨了。因為你會發現，你在視頻對面有一個朋友，他是那個社交明星，不斷地將你領到別人的面前。你看到他們說話，但你不必說。你就靜靜地在一邊，就好像那些靦腆的人很渴望進入社交生活，卻又很猶豫一樣。主播代替我們完成了社交的渴望，而且，你選擇了他，就相當於選擇了他的整個社交圈。久而久之，你成了這個社交圈中所有人的朋友。或者相反，他們都成了你的朋友。然而實際上他們並不知道你的存在，這只證明了「社交」作為概念的體面。